

目 录

柳州古史四题.....	陈铁生 刘汉忠	(1)
柳州及各属城隍遗址初探	潘朝业	(9)
窑埠古渡杂话.....	张兆金	(16)
柳州河东墓葬考察散记	陈铁生 刘汉忠	(22)
依智高与蛮王城考辨.....	张兆金	(28)
鱼峰佳丽古今诗	韦晓萍	(34)
柳州的足迹.....	戴义开	(41)
柳州汽车厂生产发展简史.....	黄德旭	(54)
鸡喇街的黎明.....	刘明文	(67)
解放后柳州纪事.....	陈启文	(70)
中国创办酒精业之最大而最早者.....	梁志强	(86)
广西第一次建设会议在柳州召开.....	梁 辛	(93)

桂南会战检讨会提案简介	梁志强	(97)
桂南会战检讨会侧闻	王椿湘	(104)
解放前的广西工会与柳州工会	张志强	(112)
柳州乾元山庄官司内幕	士 弓	(115)
民国十七年柳州第二次大火纪详	士 弓	(119)
柳州市火灾难民向广西省政府请愿书	古 风	(121)
道安法师与柳州佛教	韦明生	(126)
驾鹤山虎踪	克 兆 成 金	(128)
补 白：集明人诗句藉赞柳州胜景		(33)
什么是地方志		(8)
杨成武讲话摘要		(15)
赵家井得名由来		(21)
朝代名称由来		(40)
旧时河南的当舖		(69)
编后话		(130)
照片摄影	张镜明	

柳州古史四题

陈铁生 刘汉忠

潭中县曾叫中潭县

今柳州市自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建制潭中县以来,到今年已有2100周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除潭中外,今柳州还先后叫过中潭县、马平县、昆州、南昆州、柳州、龙城郡、柳江县等名。其中,中潭这一名称,见于班固在《前汉书》“卷28地理志·郁林郡·潭中”条下的注:“莽曰中潭”。对此注,唐代颜师古有说明:“王莽篡位、改汉郡县名、普易之也”。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潭中改名中潭,是王莽篡汉后要的把戏。

王莽于公元八年改国号叫“新”以后,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其统治,在下令变法,全面改革官制及其名称的同时,还大规模地增设郡县,任意更改各地地名。增设郡县方面,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一朝,至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有郡国103,县、道、侯国1587,邑1314。而到王莽时,“大郡至分为五,(全国)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内,县二千二百有三”。(见《资治通鉴》卷37·汉纪29),由此可算出王莽在位时增设了22个郡,616个县。改名方面,原西汉的103个郡国,改了75个,占73%,原西汉县、道、侯国共1587

个、改了730个，占46%。不少地名不是一次性更改，有“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的，（《汉书》王莽传），王莽改地名的方法很多，最常用的是把原地名改成带有“亭”字的。“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文也。”（《汉书》王莽传）这里的“符命”也就是所谓的“天命”如把牂牁郡的夜郎改同亭、蜀郡的广都改就都亭，现广西的苍梧郡广信县改广信亭、合浦郡合浦县改恒亭等即是。其次是把原地名改为带有治、安、宁、平、顺等吉利字样、以图长治久安，天下平宁。如槐里县改槐治、阳城改新安，大夏改顺夏等，还有是把信、善、睦昌等寓意美好的字眼用于新地名中。据《汉书·地理志》载，用这类方法改名的郡县达150个之多。另外、还用同音、同义、反义、以及将原地名颠倒的办法来改变地名。如把武陵郡沅陵县改沅陆，梁国的已氏改已善，广平国的曲周改直周，右北平郡的夕阳改夕阴，渔阳郡的平犷等即是，总之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潭中县的改为中潭县，就是上述王莽改名办法中最后那一种。

王莽不顾地名产生的历史和原因，不顾当地实际情况和特点以及一个地名确定后需要的稳定性，只凭个人好恶，擅自改动，对生产发展，社会进步毫无意义，而且很多地名字同音近，极易造成混乱。这种方法是不得人心的，果然，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各地农民起义的爆发，王莽的统治迅速崩溃，其苦心孤诣更改了那么多的地名，随着他的灭亡也烟消云散了。东汉建立，郡县名称一仍西汉。中潭县又恢复为潭中县。

古潭中县地名的改动，由于时间很短，因此很多史籍无载，故鲜为人知，这段掌故，可算作柳州地名史上的趣闻。

南昆州和柳州的得名

唐武德四年（622）李渊把隋时的马平县改为昆州，旋即于当年改为南昆州，到贞观八年（635）李世民又把南昆州改为柳州，在这短短的13年时间里，将一座城市名称进行多次的改动，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这和唐初全国大规模地名变动的背景有关。

隋唐之交，争战频繁，在唐军占领的地方，为了消除隋王朝的政治影响，唐统治者把原有的一些颂扬隋朝的地名，改为颂扬唐王朝或其他意义的地名，如把隋昌改为唐昌，把隋文帝发迹之地大兴县改为万年县，吴兴县改为唐兴县等。另外，为避自己祖先或本人名讳，唐初统治者也改了不少地名。如李渊的五世祖叫李熙，遂把当时的熙州改为舒州，永熙县改为永宁县，义熙县（今我区之融水）改为融水县。由于这时地方行政机构体制不一，州郡混杂，李渊遂“罢郡设州”，取消隋末的郡名，将地方第一级行政机构一律改称州。于是隋末的马平县在这时改称为昆州。但紧接着唐初统治者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因当时地名改动的匆忙，不慎重，欠周密，出现了大量完全相同或语音相近的地名。据统计，当时全国同名的州有49组，其中同叫义州的有四个之多。三州同名的有简州、文州、方州、龙州等八个，两州同名的有四十个，其中包括昆州。当时除现柳州叫昆州外，还有现为云南省昆明市也叫昆州，这些相同或相似的地名，极易使人混淆和误解，对国家的行政管理造成很大的不便，对此，李渊除在新州县命名时设法加以区别外，对原来相同的

地名，采取了在其中一个的前面冠以方位词的办法加以区别。如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改为南昆州的。类似这种改动，在今我区的还有尹州（今贵县）改为南尹州（另一个尹州在今云南省广通县）恭州（今蒙山县）改为南恭州（另一个恭州在今四川省松潘县地）。

但这种办法，一方面因方位词有限而同名州太多，二方面带方位词的州名使用起来不便，仍未能妥善地解决地名问题，于是唐太宗时，开始了全面地名整顿工作，首先他废省了一批州县约300个，其中不少就是地名相同者，其次把州一级机构的方位词通通去掉。有的另改新名，改名的方法之一，是州县以当时山水名称而取名，为让方便了解这情况，现举我区当时因以水而得名的州为例：如乐州（今平乐）贞观8年改昭州，取境内昭潭为名。静州（今昭平）贞观8年改富州，因当地富川水得名。南恭州（今蒙山）贞观8年改蒙州，因蒙水为名。简州（今横县）贞观8年改横州，因横槎江得名。而南昆州这时改为柳州，就是以州治旁的一条河流柳江得名的。

这次全国性的地名改动，到贞观13年结束。从此，我国形成了历代条理化，规范化的地名系统。

敦煌出土官簿中的柳州史料

《旧唐书》纂修始于后晋天福六年（941），成于开运二年（945），在《旧唐书》之前，记载柳州各属唐中期以前的地理文献，现在还能看到的主要有《通典》（成书于八〇一年）、《元和郡县志》（成书于八一三年），但这些文献

因材料来源的不同，以及长期的钞刻，文献内容有一些差互之处，有待进一步的考查。

本世纪初，在甘肃敦煌石室出土了唐天宝初年写本《郡县公廨本钱簿》，本簿成于唐天宝初年(公元七四二、三年)，早于《通典》《元和郡县志》半个世纪以上，是一部极为珍贵的地理文献，其所记柳州的地理材料虽较简略，但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将材料公布，并结合诸文献作一疏注。

材料本文：

(下)	龙	桂	府	管	内	(下)		(下)
	城	柳	六	百	六	十	三	一
							马平一百五十两	洛村无
							(下)	(下)
							二	二
							龙城六十	象七十二
								洛容无

此簿柳州所属之“洛村”，《通典》、《元和郡县志》均作“洛封”，《新唐书》、《旧唐书》地理志均作洛曹，《唐会要》卷七一作“洛漕”，《太平寰宇记》在洛曹县下云：“旧洛村，元和十三年改名。”《寰宇记》取材来自《元和志》，封、村二字形似易误，如本簿所记不误，则各处之“洛封”当并正为“洛村”。

《元和志》记载柳州唐开元时领十四乡，元和时领七乡，本簿合五县共九乡，《太平寰宇记》记马平旧二乡、龙城旧四乡，其他三县乡数各一，五县合计也是九乡。据此，则唐开元至天宝这段长的时期内，柳州乡级建置有较大的变化。

本簿柳州各属县中，马平处于最主要的地位，这显然与马平为州治所有关，柳州官府本钱额为六百六十四两，当时

广西的桂管经略使内，桂府（桂州）一千八百七十一两，贺州三千八百两，梧州一千一百两，昭州一千五百两，龚州一千一百两，象州一千零二十五两，融州四百一十五两，蒙州七百六十两，富州四百四十五两，柳州是倒数第三，大大低于桂、贺等州，本钱额的规定与当地的人口、贡赋、辖域等有相应的关系，故知唐中期前柳州在桂管内处于较落后的地位。马平县名下本钱额为一百五十两，略相当于桂州的兴安（一百三十两），永福（一百七十两），象州的武仙（一百五十两），浔州的桂平（一百五十两），融州的融水（一百三十五），在桂管内各县属中等，在柳州内则大大高于其他县。

李曾伯修砌柳州城

《柳州县志》在谈到柳州古代城池的修筑时，曾记道：“唐宋时俱系土城，至元祐间知柳州毕君卿重筑，在江北旧州。咸淳初徙州治于龙江，迄元俱无城廓……”。在这里县志所记不确，实际上是，在北宋元祐年后（1086—1093）和南宋咸淳年（1265—1274）前这段时间内的南宋宝祐六年（1258），柳州是筑过一次城的，只是由于主政者的被贬以及南宋的很快灭亡，未能完工而已。

主政者李曾伯，是宋宰相李彦邦之孙。曾先后两次来广西任职。第一次于淳祐年（1249），知静江府（今桂林）并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兼转运使。宝祐五年十二月第二次来是任广南制置大使，不久又兼静江知府和广西转运使。此时正值蒙古南路军队第二次进攻广西，李集广西军政财权于

一身，南宋政权是想通过他能在广西制止蒙古军队的进攻。李到广西后，先是推荐了一批精干官员任各州知州，其中郑恭知邕州，赵禽夫知融州，彭宋杰知宜州、章元知钦州、知柳州的是王该。此外，对一些重点城池着手进行修筑。在这以前，广西诸府州中，只静江府城已动工重加构筑外，其他州治不是无城，就是有也极简陋或年久失修，根本无法有效抵御蒙古军队的进攻。需修筑的城不少，但南宋财政支绌，李通过考查，认识到，和融县、宜州、宾州等地相比，柳州“是控扼邕、宜、融三路紧要之地”在柳筑城是当务之急，于是他向皇帝上奏道：“以臣管见，柳不可以不亟筑。”并亲自到柳州查看筑城现场，发现柳州筑城困难良多：“彼中江虽可恃，而江岸皆石，向北一面开濠，若到底皆土。引江水而入，深五六丈，计费工已不浅，而又恐石脚，则施工不易，且闻环柳三百里间，并无一木植板筑，岂容缺此？”尽管如此，由于修柳州城事关军事大计，李曾伯不敢拖延，一面将情况上奏，申请款项一百万贯，一面令知州王该尽快开工，所需钱粮先从别处移用。人力方面，柳州只有五百兵丁可用，“近只得于邕戍抽摘一千人以应其役。”南宋政权也全如所请，拨了百万之数。

然而，很快柳州的筑城之举便不了了之，原因是南路蒙古军队进攻广西，目的并非要占城略地，而是打通道路，到湖北鄂州与忽必烈一军会合。正当李曾伯在广西筹划筑城防卫之际，南路蒙古军已发挥其优势，以骑兵迅速地穿过广西北上了。由于未能阻住蒙古军队，李曾伯被削官二级调离广西，不久，南宋灭亡。在元政府认为，各地筑城已属多余，柳州筑城一事就再没有下文。因此，柳州“迄元俱无城廓”。

文中所引，均见自李曾伯撰的《可斋杂稿》书中除记柳州筑城事外，还记有柳州当时戍兵情况以及李曾伯建议在东泉进行耕屯等事，这些史料均为《县志》所未载，正史中也未见记，加以整理可补柳州史志记载的不足。

什么是地方志？它有什么价值？

地方志简称方志或地志。志是记或记录的意思，就是以地区或行政单位为范围进行分门别类的综合性记录。地方志一般分为全国性的总志（即一统志）和地方性的区域志（即省、府、州、县志）两种。两者相辅相成，修总志促进区域性方志的发展，而区域志又为总志提供很有价值的素材。

我国的地方志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内容丰富多采，为世界所罕见，是我国文化的珍贵遗产。对于研究我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科学技术史，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通过地方志，有助于了解历史上生产、阶级关系和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的情况，可以补充正史的不足，又可以为今天社会主义四化服务。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方志中有关气候、天象、地形、土壤、水文、物产、灾异等的记载，可为四化提供大量的依据和借鉴，是我们进行基本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必需首先掌握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地震灾害的记载，是我们今天掌握地震规律、制定防震抗震措施不可缺少的历史资料。地方志关于文物古迹和名胜风景区的记载，可为发展旅游事业提供历史依据，有利旅游点的开辟和旅游事业的发展。

——摘自《中国古代史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柳州及各属城隍遗址初探

潘 朝 业

“为关御暴。”故自古每置都邑，必设城隍。取土筑城，城外取土洼处，即可聚水为隍，即通常所谓的“金城汤池。”考证古代城隍遗迹一则可知各代政治、军事的分布状况与规模，二则可知各代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影响。凡是其地富庶，人民众多，城隍规模必大而坚深，反之则小而易圯；凡是为都邑历时愈久，其址必显而久存，反之则易堙而难寻。我们在方志编撰工作中，研究城隍遗迹，自然便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旧唐书》地理志载：“柳州、隋始安郡之马平县。武德（唐高祖）四年（公元六二一）平箫铣，置昆州，领马平、新平、文安、贺水、归德五县。其年改归德为修德，改文安为乐沙，仍加昆州为南昆州。八年以贺水属澄州（今上林县）。贞观七年（太宗，六三三），省乐沙入新平县，以废龙州之城来属。八年、改南昆州为柳州，九年、置崖山县。”同书马平条则载：马平、州所治，汉潭中县地，属鬱林郡，隋置马平县。”从以上文献看，唐初的南昆州及稍后的柳州，辖地甚广，北起洛容（治在今中渡的白龙岩），南滨红水河（即修德县），西南则竟至澄江（古贺水）之石陵镇一带（即贺水县），武德四年置南方州（今上林），又将贺水

去属。故贺水属柳，为时较短。

汉武帝时的潭县治所，今已难证。《旧唐书》仅言马平县“潭中县地，”不一定是治所。据父老相传，曾一度设在今之黎冲村一带。但并无证据。惟近年在九头山发现汉墓，传说或亦相近。此须待考。

至于柳州及其属县，治所尚存遗址可考者，除马平之外，还有龙城、新平、修德及稍后设置的洛容等县。

何谓马平？据徐松石教授（苍梧人，曾在中山大学任教，闻近年尚在台大）的名著《壮族、泰族、越族考》一书，他收集“马平”、“马坪”、“平马”、及“平怀”等数十处地名，认为“平”即古壮语的交易场所之义，“马平”即是马市之义。此说或可成立，今姑引为“马平”的释名。

唐刺史柳宗元《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一文说：“古之州治，在水南山石间。”清王锦《柳州府志·沿革目》则说：“陈改属始安，复置象郡，治马平焉。隋开皇（文帝）中，废郡，徙州治于江北。”由此可知，“水南山石间”之地，在隋前已为治所，并一度为象郡郡治。至隋才废象郡而为始安郡之马平县，并迁治于水北。《府志》中的“州”字，是清人的附会，因隋时此地只是县城而不是州城。

所谓“水南山石间，”当是指在驾鹤、东台二石山之间的一段滨江地带。此处东南二方利用石山作屏障，北临江水，三面城垣不须规模很大，但它既是历时多年的都邑，且还做过象郡郡治，其南面平野地带必建有城垣隍池，又可惜迁治千余年，其地又在州城对岸，从来不断人烟，千载居民，营室取土，城垣之土不独逐渐取去，即城基之地，亦逐

渐化为卢舍田园，今所存者，惟见当时隍池，亦即《府志·沟洫》中的“长塘”，该目载：“长塘，在驾鹤山下。”实则此一“长塘”，是自驾鹤山东南石崖下向东直趋东台西南之山脚，其势略成一弧形，弯绕二山之间的土地，至今东台山下一段虽已填为街道，但其低洼之形犹隐隐可查，由此可说，古之马平，城虽已平，而隍池之址犹在。

州城徙江北后，除城楼或有砖构外，大抵皆以土筑成，直至明代洪武以后，方令各州县普建砖城。但一般还是外砖内土。柳州城墙自东门绕自北门一带，在今文化大院东侧之段，至三十年代笔者犹亲见是外砖内土之墙。惟各城门皆甚雄伟，北门、大南门及东门皆相差不远，小南门延至西门之墙，内外皆砖，遗址在今小南路东沿。此外，西门更有外城，今“破城门”即是外城之出入口。此城由于西、南、东三面皆水，易守难攻，故隍池不必太深，惟北门是大野，隍池不能不设，昔日之五里塘，实是利用城北挖沟，加深聚水而成的隍池。如此城隍，历明、清五百年，大抵规模不变。直至近代，由于城市建设需要，始渐拆除，其城楼惟遗东门，其城墙惟遗东门两边各一小段，此乃古城遗迹最后之物，不惟可作古物保存，亦可作为研究明清军事，经济及建筑工艺之物证。

初期的柳州属县，除马平为州治所在地之外，尚有文安、新平、德化、贺水、崖山五县。贺水一县乃于武德八年（六二五）改属澄州。文安亦于建置之年改为乐沙。《府志》载：“常安县在县治（应为州治）南今（清代）为常安堡。”其地约今拉堡至百朋一带，但为时不久。《旧唐书·地志》载“贞观七年（六三三）省乐沙入新平县，”为治地

之时，前后仅十二年，复以此处水利较好，人口众多，或有城隍，至今亦应为屡代耕作，营造所改变。新平一县，《府志·古迹》则载：“即今（清代）新兴镇地。新兴镇即今之新兴村，抗日中期，笔者曾乘汽车（木炭车）过此，恰值车子发生故障，必须修理，乃就地至粥亭吃粥，並入村中闲逛，发现其村西北，尚有断垣数处，均高约二米，底宽约三至四米，断面成梯形，此物想即是当年之新平县城遗址。但此县在贞观十二年（六八三年）即省入马平，前后为治地亦仅十七年，由于地当平野，集落並不发达，千年古迹，乃得幸存。

归德一县，建置之年即改为修德，《广西通志》载：“在花楼岭下。”一九四六春，我任教来宾中学，以民国二十三年县人所编《来宾县志》不能考出旧修德治址所在，乃四处查询，后见测量标志，方知花楼岭在良塘溪（旧称雷溪）入红水河之河口西侧，是一个独立小丘，相对高度约三十多米。其岭紧扼溪口，隔溪岸边有一石板码头，每块约长一米五，宽四十至五十公分，厚约六至七公分。因此联想，此地岸高土瘠，自无良田，不可能有大集落，若非公款，则不可能有建此码头之资金。因登岸考查，此日果然在花楼岭对岸，在溪口与大河交汇处的三角地上，发现土城痕迹。痕迹为两层土圈，内圈径约为八十米，外圈离内圈约八米，此乃一城一郭，非常明显，虽经千年耕作，由于积土太多，遗迹始终未泯。城南河滨，在石板码头下河之处，有一社王遗迹，神像以石板浮雕，左公右婆，周有云纹，惟无文字。计此地周围五六里，並不可能建立集落，何人来此置社？想必亦是古物！

据《旧唐书·地志·严州目》载：“乾封元年（六六六），诏致生獠置严州。”“领县三、来宾、州所治地（地在今良江镇附近，遗迹犹存）循德（后改为修德）、归化。”考此、则修德为县，隶柳州者前后四十五年。此后直至天宝元年（七四二·壬午），改严州为修德郡，乾元元年（七五八·戊戌）复为严州，始终领有三县，修德为县亦始终存在，故此修德县治，自初置至此，实已一百三十七年，此后何时省并？尚待详考，但其治地历时长久，无怪城址至今尚隐隐可寻。此处地当坡顶，由于其西与南皆水、北东崔地、故未见护城之隍。

唐高宗以后，修德县既去属严州，新平又省入马平，柳州当时属县，惟有马平、龙城崖山，象县虽一度来属，但不久又自设为州，直至中唐以后，始置洛曹、洛容二县来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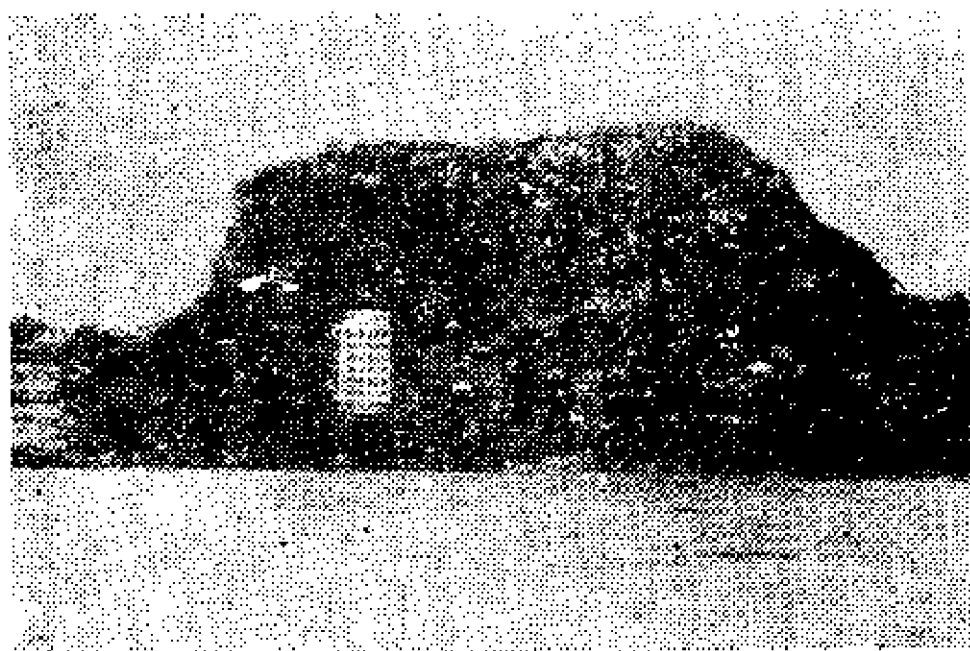
龙城，梁时有县，武德四年与南昆州同时设州，是为龙州，领龙城、柳岭二县。贞观七年，废龙州，省柳岭入龙城而为柳州属县。龙城治在今青凤山北、龙江出口之南岸，此处在南宋咸淳元年曾迁柳州州治于其地，元时以兵燹过后，所毁太甚，乃迁柳州州治于龙江北岸，入明，州治复迁回马平，乃于旧龙城遗址之对岸，乌鸾峰北设柳城县治。一九八四年冬，我们曾一度考查，龙城旧址，城隍规模雄伟，自龙江南岸绕至柳江西岸约一公里半，城高隍深，真一古代名城。

柳岭县治，虽为时不长，但遗址可能即在今沙塘镇以西之江边，亦即明人徐霞客游记所载之“古城”，此县南界与马平接壤，故《旧唐书》有“州界柳岭”之语，近年在凤山与古城之间的耕地上发现界碑一块，亦可证当年龙城与柳岭

分界之大略，至于柳岭古治地（即古城）之城池，则须待详考方可论述。

洛曹原名洛封，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谓洛封县，“下东南至州一百七十里。本乌蛮所住村名，乾封二年（六六七）招慰蛮户，因为县。”《旧唐书》则谓“元和十三年改”为洛曹。考《志》文除“东南”应为“西南”二字之讹写外，按每唐里为今里之0.6算，则洛曹旧治应在今距州一百里收之石榴河上，疑即明代平乐巡检司旧址所在，城隍遗迹待考。

洛容县、《元和志》谓“下、东南至州一百二十里。”按洛容旧治在白龙岩，即近代之中渡县治（今英山镇）。《明史·地理志》载：县治于“天顺中徙于朱峒，万历四年（一五七六）迁于灵塘。”灵塘即清代之雒容县治。亦即今之雒容镇。



柳州古城潭中县城址在驾鹤山脚

白龙岩旧府之城垣已拆除，惟四周之鱼塘实为城外之隍。天顺后治地朱峒在石山中，旧城多以山石垒成。城内之鹰山，尚存迁治碑文一方。此外，朱峒之北十里有石屏山，山上有潮水寨，是明代嘉靖间韦银豹率领壮族农民起义的山寨。银豹率众据古州（今百寿），攻桂林，巡抚殷正茂聚兵十四万，属名将俞大猷讨之，在此斩首凡八千四百多级，擒银豹等。山寨遗迹迄今犹存，亦属城隍遗址之例。

崖山县设置不久，即去属粤州（后之宜州），其他约在今之流山、三岔一带。

对于历史人物，不论他们的阶级地位、党派关系、政治态度、世界观和学术观点如何，只要他们在近代历史上有一定影响，我们都积极去征集或出版他们的资料。对于这些人物，我们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客观的记述，力求做到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有多少功就讲多少功，有多少过就讲多少过；一段时间有功就讲有功，一段时间有过就讲有过；注意“举大德，赦小过”，避免触及隐私；不以一眚掩大德，也不抹煞反动人物做过的某些好事。

坚持强调撰稿人如实记述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不拘长短”。不把某一种固定观点强加于作者，或要求他们用一种固定模式去写资料。

由于记忆有误而造成的某些史料失实，既允许读者提出质疑，也允许作者自己订正。充分尊重历史见证人的经历，从不同侧面记录的事实，允许多说并存，继续探讨。

——杨成武